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

十五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七

載記

前記



慕容皝

慕容皝字弈及洛環棘城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由裔
 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
 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慕護跋魏初率
 其諸部入居遼西從高祖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
 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慕護跋見
 而好之乃斂髮戴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
 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一儀之德繼二光之容遂以慕
 容為氏。皝幼而魁岸美姿貌雄傑有大度安北將
 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皝童冠時嘗謂之華其歎異
 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臣雖濟時者也因以所
 服簪帽遺皝結殷勤而別。皝以大棘城即帝顓頊
 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
 國建武初元帝承制拜皝大單于昌黎公皝諫而不
 受乃遣使浮海勸帝承大統及帝即尊位遣謁者重
 申前命皝固辭公封時二帝傾覆幽冀論陷兗刑政
 脩明流亡士庶多歸之皝乃立郡以統流亡冀州人
 為襄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

長為命世之器

慕容皝 二十七已一

路有
頌書

人為唐國郡於是推李賢才委以庶政以裴嶷曾昌
陽耽為謀主逢羨游遂西方虔封抽宋顛裴開為股
肱封奔宋該皇甫安繆慎以文章才雋任居樞要朱
左車胡毋翼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客劉讚儒李
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甄率國胄束脩受業焉
庾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
帝即位加庾侍中庾嘗從谷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
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
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基
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咸和八
年庾卒

慕容皝 字元真 翰

慕容皝字元真庾之第二子也龍顏版鹵雄毅
多權畧尚經學善天文庾卒嗣位咸康二年僭號燕
王以世子雋為太子石季龍怒皝之不會師也遣軍
擊之至于棘城攻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郡叛
應季龍首二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勤皝降皝曰孤
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于恪等出擊敗之帝又遣
使進皝為征北大將軍單于公如故皝雖稱燕王未
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刘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

慕容皝 慕容皝 二十七 二

又聞更亮薨弟水雲繼為相乃上表言其失又與水書水見表及書其懼遂與何允等奏聽既耕燕王咸康七年既漂都龍城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既親率群僚觀之祭以太牢一龍交首嬉翔解用而去既大悅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為官與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於蓬營以行鄉飲之禮既推好文籍勤於講授與生徒甚盛至千餘人既親臨東庠考試之生其經通者異者擢充近侍○既嘗畋于西部將濟河見一父老朱衣乘白馬牽羊麾既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官引雉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

憲在兄翰

翰性雄豪多權畧後督工射臂力過人既深忌之既嗣翰出奔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逃謂追者曰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堅刀吾射中者汝便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堅一發中刀鏖追騎乃散既至既其加恩禮後為人請遂賜死

慕容儁

韓伯

季產

即皇帝位

慕容雋字宣英號之第二子也初鬼尊言吾積福累
 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雋鬼曰此兒骨相不恒吾
 家得之矣及長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既
 死替即燕王位明年雋率二軍南伐次于無終石季
 龍幽州刺史王干弃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攻陷其
 城因而都之及慕容恪擒母閔雋遣慕容評進攻鄴
 城尋而攻剋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
 是閔將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雋欲神其事業言
 歷運在已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國君因
 以求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元璽時朝廷遣使
 詣雋雋謂使者曰汝還曰汝天子我承人之為中國
 所推已為帝矣雋太子曄死升平元年復立太子曄
 為皇太子改元曰光壽初鬼有駁馬悲楮白有奇
 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既將出遊難欲乘之馬
 志鳴蹙齒人莫能近既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嘗仗之
 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既益
 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駁說不虧雋比之於鮑氏
 聰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誓雋勒其後置之前城
 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雋自薊城遷于鄴繕脩宮
 殿復銅雀臺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

馬鑄

慕容雋 二十四

先太子有八德

規太子關

三光也精奇有異常玉傷以為獄神之命遣尚書郎以太牢祀之。傷譙臺臣於浦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頊謂群臣曰昔魏武追稱倉舒孫權博登无已孤嘗謂一主緣愛稱奇无大雅之財自博工以來孤鬻髮中白始知一主有以而然卿等言豈及何如也孤今悼之得无遺怪將來乎長史季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朝也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无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孝愛賢不取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謙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傷泣曰卿雖保身然此兒若在吾死无憂也景茂幼冲器藝未卒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踰而八德闕然二關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傷頊謂時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取之傷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思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踣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鞭之棄于漳水俄而傷寢疾召慕容恪輔少主謂曰季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

慕容恪 二十七已五

汝善遇之升平四年雋死在位十一年

傳一代

韓恒字景山權澤人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奇之
曰王佐才也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兜召見嘉之咸和
中群僚建議表請燕王之號恒獨謂要君以求龍爵
者非為臣之義鬼不平之出為新昌令雋借位与季
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暉入朝雋頌謂左右曰此二傳
一代傳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季產字子奮范陽人初仕石氏後仕雋歷位尚書前
後固辟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
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
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辟而歸死於家○績字伯
陽少以風節知名後仕雋累迁太子中庶子及暉立
慕容恪欲以績為尚書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
屢請乃謂恪曰万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
獨裁績遂憂死

慕容暉 恪 皇甫真

慕容 恪為 輔

慕容暉字景茂雋第二子也雋死僭即皇帝位改元
曰建燕以慕容恪為大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暉既庸
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容根持勳舊有无上之心乃
言之于恪恪曰只公勳乎何言是勃也昔曹藏只礼並

韓恒 季產慕容暉 二十七已六

慕容恪

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貴奈何更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根將謀為亂於是收根等於禁中斬之○暉境內多小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不足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輔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為虧尸祿貽殃負乘招侮臣等而可父忝天官以誠賢路敢忘虞丘游賢之美輒循兩疎知止之分謹送章綬惟垂昭許暉曰先帝所託惟在二公宜宜虛已謙冲以違委任之事恪等乃止慕容恪有疾月餘而死國中皆痛惜之○苻堅將討魏據陝降于暉堅恐暉乘釁入關大盡銳卒以備華陰暉羣下議欲遣兵救護因圖關右太傅慕容評素無經營又受苻堅間貨且議苻護知評暉之無遠畧恐救師弗至乃成於慕容垂呈南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為日久之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涌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畧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二謀之不從可如何○慕容垂既破晉大司馬相温

苻堅
伐暉

有大功威德弥振評素才平之謀殺垂垂懼奔于苻
堅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眾伐暉暉使評等率精兵
距之猛與評相持評性貪鄙鄯固山泉曹熹衛水積
錢綸如丘陵二軍莫有鬪志暉遣使讓評評懼而與
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眾十
萬會猛攻暉暉散騎侍郎徐蔚等夜開城門以納堅
軍暉與評等奔于昌黎堅遣鄧慶追及暉于高陽堅
將巨武執暉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
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暉于堅堅
語其奔狀暉曰孤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

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暉後敘為堅所誅。
始鹿以（前漢）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十一
年以太和五年滅通鹿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字立恭孰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
度數從孰征伐臨機多奇策初建鄴聞雋死曰中原
可圖矣相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恪臨終
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吳王慕容也文武兼才管肅之
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心安不然臣恐二寇慕容及
有闕闕之計言然而死

皇甫真字楚季主猛入鄴真鈔王馬首拜之明日更見

慕容暉 慕容恪 皇甫真 二十七 八

之亞

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吝曰
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
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為奉
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固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閭諸華聲教莫
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
當塗素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兵而可錄御遠
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質偉量是曰邊豪
曩亦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未深譏於曹冊
象龔致討詔大訓於姚興況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
狼心割邑屠城畧地馳其螫賊既而二帝遵平陽之
酷按立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
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和
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
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
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怙暗符天表以毅自處頗
懷奇畧平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主祭於冲年
庚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豈得據已成
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
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

論纂
容傳

論纂
容傳

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相績宣九台位止
為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緝給鞏難兩此之謂
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黨首圖中
原燕士協其籌異焉為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
堅城氣鬱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遂
竊鴻名偷安寶錄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
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
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
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佐謀於是陷金墉而隸河
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
黎企艱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
虐媼亂朝垂以動德不容許以贖貨干政志士絕忠貞
之路譏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空脩其備
以攜離之眾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海峽衝朝暫
擬繁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我亡子常升而郢覆終以
身死異域豈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青山從構玄塞分疆蠢茲雜種突世彌冒用端掩
月步搖翻霜乘危擢起怙險鳴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
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七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八

載記

符洪



符洪

文五長浦

井東犯白大

符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
 池中浦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浦家因以
 為氏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詈
 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初歸石季龍後
 降晉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時有說洪稱
 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皆有草
 付字遂改姓符氏自稱三秦主洪死子健立○健字
 建業洪第三子也永和八年健僭即皇帝位在位四
 年死子生立○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初而無賴祖
 洪甚惡之生無一日健卒僭即皇帝位生雖在諒闇
 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時災異數見左光祿
 大夫強平諫生怒以為妖言殺其頂而殺之猛獸及
 狼犬暴害人百姓皆聚而邑居遂廢農桑羣臣奏請
 禳災生曰天豈不子愛羣生止以百姓犯罪不已將
 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生如阿房遇兒與妹俱行
 者生怒殺之有司奏天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天
 白罰星又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

符洪 符健 符生 二十八

耳何所怪乎宗室動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既自有
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隳之言
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生夜對侍婢
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符法夢神告
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等率壯士
數百人潛入雲龍門符堅亦率麾下鼓譟進宿衛
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尋殺之時年二十
三在位三年洪季子雄雄子堅

符堅

王猛

符堅字永固其母荀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
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
自天燭其庭日有赤文隱起成字曰州付臣又土臂
垂過膝自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各曰堅幼年七歲
聰敏好施舉措不失機徐統遇之曰此兒有霸王之
相又密謂之曰符郎後當大貴堅曰誠如公言不敢
忘德八歲請就家學洪曰汝夷狄異類世知飲酒今
乃求學邪然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
衣赤冠命拜堅去為龍驤將軍健胡日授之堅博學多
藝有經濟大志王猛呂婆樓等並有王佐之才為其
羽翼及堅殺付生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改元

曰永興以子宏爲皇太子凡法爲丞相弟融爲馮平
公子不爲長樂公主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靈爲給
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初堅母以法長而賢
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
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堅
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
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直不虛也權靈薛讚對曰夫起
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王猛親寵愈密朝
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勳于苻氏負氣
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
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
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太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
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馴於世也
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
俄而世因羊堅欲尚主有醜言堅命斬之自是公卿
以下無不憚猛焉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爲中書令京
兆尹猛與中丞鄧粲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豪強
誅死者二十餘人於是豪右屏氣露不拾遺風化大
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

廣修
孝宮

遣王
猛伐
慕容
暉

○堅僭位五年鳳凰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堅之
將為赦也與王猛付融密議于露堂乘屏左右堅親
為赦文猛融俱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
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共市里人相
告曰官今天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
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勅外窮寃之感言有一小
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天赦須臾不見堅歎曰
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亞之諺曰欲人勿知莫
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又彰者其此之謂
也堅廣脩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
以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士為通儒才堪幹事清脩
廉直孝悌力田者皆在表之於是號稱多士又改元
為建元堅弟苻雙據上邽從兄柳據蒲坂叛堅將共
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髮以為信皆不受堅命尋
並討滅慕容垂來奔王猛勸堅除之堅弗從太和五
年堅遣王猛率楊安郁菴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暉
暉遣其大傅慕容評率眾四十萬餘距之評憚猛不
敢進屯於潞川暉遣讓誣催之速戰猛知評賣外鷙
新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誓眾眾之
勇奮破金垂檉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眾也亞之謂

苻堅 一千八百四

敗慕
容評

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人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其重戰及日中評衆大敗乘勝追係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遂攻鄴陷之赦慕容暉及其王公以下皆徙于長安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表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為蒼生父母何可盤于游田若禍起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相溫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帥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相溫之謂乎○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壬猛整齊風俗政理稱之李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

后妃
星失
明

大宛
獻馬
及珍
寶皆
返之
大龜

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
 賈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
 輪上有鸞柄美彥雲集誨我氓黎堅以王猛為丞相
 以苻融代猛為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灞東堅母苟
 氏以融少子其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文又竊如融
 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太史令魏延上言天
 市南門屏内后妃星失明左右閭寺不見后妃移動
 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
 官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太史令張孟曰彗
 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皝
 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為尚書垂為京兆尹慕容
 冲為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諫堅不從時有人於
 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
 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慕容人本王猛卒大宛國獻
 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
 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
 所獻馬其悉反之庶克念前王髮髯古人矣乃命羣
 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先是高陸人穿井得
 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
 此而死藏其骨於大廟其夜廟丞高盧夢龜謂之曰

封堅 二十八十六

示之

丁字
不曲

引群
臣議
臣晉

我本出將婦江南遭時不遇墮命秦庭又有人夢中
 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
 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
 正殿以朝群臣尚書郎裴元略諫堅大悅命去珠簾
 以元略為諫議大夫。初皇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
 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觀之見其事慙
 怒焚其書太史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等已死
 乃止辟陽侯雷太元元年堅饗群臣賦詩秦州別駕
 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
 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
 堅大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
 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
 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
 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
 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
 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
 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
 徵也皆赦不誅。堅引羣臣謀伐晉祕書監朱彤勸
 堅躬行天罰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
 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

多言
可伐

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迺師止旆三仁誅
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穆
上下同心謝安相冲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堅默
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
鎮星守斗牛福德在且懸象無差弗可犯也堅曰吾
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群臣各
有異同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討萬端吾當內斷於
心矣羣臣出獨留昇融議之融言晉不可伐者三堅
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之言融泣曰
臣智識愚淺誠不足採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
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先是有沙門
道安者出入與堅同輦堅尤信重之至是羣臣謂道
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
故道安因此而諫堅不納其後慕容垂勸堅內斷勿
採羣臣之言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
帛五百匹堅於是遣苻融等率騎卒號百餘萬往伐
晉晉遣謝石謝玄相伊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融乃
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堅大悅堅先至項城及得融
報以輕騎兼道赴之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
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

遺苻
融等
伐晉

姚襄
叛

慕容
冲進
安

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撫然有懼色初朝
 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求助於鍾南山之神奉以
 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若有力焉於是堅與謝石
 等戰于肥水大敗堅為流矢所中軍騎遁還於淮北
 飢甚人有進壺殮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巨
 粥何以加也堅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
 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
 而去初諺言有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城為大軍聲
 鎮堅不從故敗自是慕容谷泓慕容冲等各聚
 兵反叛堅命苻叡賈衝姚襄等討泓於華澤叡輕敵
 為泓所敗被殺堅大怒長懼誅遂叛慕容冲據阿房
 城初堅之滅燕冲姊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
 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
 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
 為亂主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
 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
 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為
 堅賊入止阿房城焉冲進逼長安堅曰吾不用工景
 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秦人呼鮮慕容冲
 諸弟起兵於外曉密結鮮卑之眾謀應之事洩堅乃

苻堅 一千九百九

誅曉父子及宗族城內鮮卑皆殺之城中有書曰古
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父長得堅信之乃付太子宏
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宏
尋將母妻宗室出奔百僚逃散冲入據長安堅至五
將山姚萇遣兵忠圍之忠執堅以歸新平萇求傳國
璽堅瞋目叱之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求為堯舜
禪代之事堅曰聖賢之事奈何擬之萇乃縊堅于新
平佛寺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堅
在位二十七年堅死子丕立二年而敗丕死族子符
登立九年為姚萇子興所敗被殺自健至登凡四十

有四歲太元十九年滅

貨畜
人遇神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負畚
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
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
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據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
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
償畚置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環姿
雋偉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是以浮華
之士咸輕而笑之○隱于華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
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動相温入関猛被褐而詣

符堅 王猛 二十八已十

符堅
聞其
名而
召之

微時
恩然
無不
報

之曰豈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
 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統師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
 有至者何也猛曰公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度灞
 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温將歸賜
 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
 與相温耳並世哉在此自可當富貴何為遠乎猛乃
 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
 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
 及堅潛位累遷尚書左僕射猛年二十六歲中五遷
 權傾內外討慕容暐進封清河郡侯留鎮冀州俄入
 為丞相稍加都護中外諸軍事猛表辭堅曰卿昔蠅
 蠅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朕竒卿於雙見擬
 卿為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盤之雅志豈不精
 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
 亦不殊也今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
 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猛宰政
 公平拔幽滯顯賢才脩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
 以廉恥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性剛明
 於善惡尤分微時一殮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
 論頗以此少之○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

王猛 二千八百十一

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也終為
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歲堅哭之慟
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
之速也

苻朗

苻朗字元達丕之從兄子也性宏遠神氣英邁堅嘗
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為青州刺史後晉遣將伐
青州朗遣使求降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
州風流邁於一時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

善識
味

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
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
弟者平主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
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
燕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塵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
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為
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曹藉王
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閨中之食
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
言或人殺雞以進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

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
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王國寶讚而殺之

苻丕

博綜
經史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李博綜經
史堅與言將畧嘉之堅死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初苻
纂之奔丕也部下三千餘人不猜而忘之率騎數千
南奔東垣馮該斬丕

論
苻

更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
宸遷鼉鼉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
若瞻烏之靡定苻洪擅鑿隙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

苻

乃附歎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萬毒未逞狼心健既
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眾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
巖險摠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切鴻名狡數奸雄

苻

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火謂法星
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殘
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環

姿變夷從夏叫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剋剪奸
回纂承偽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
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以懿威替經
綸權薛以諒直進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

五胡
之盛
莫比

符不
符登

足祀梓呈材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
吞涼誇二分之一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
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固以功侔先烈豈直
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擅
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末叶取五運
之猶垂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
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鳶禹穴駐
蹕疑山疏爵以俟焚材築館以湏歸命曾弗知天道
助順神理害盈雖於涿野之疆將致昆陽之敗遂使
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
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繫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
豈不哀哉豈不謬哉○符不乘亂僭竊尋及傾敗斯
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不集離散之兵厲死休
之志雖眾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
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凶種健藉世身遂雄關隴長生
昏虐敢不旋踵求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負袞竊帝
圖王患生縱敵亂起矜疆不登僭假淪胥以亡

徐嵩

徐嵩字元高少以清白稱符堅時舉賢良稍遷長安

符不 徐嵩 二千八百十四

有端
有端

今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托路絕堅其奇
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
有端有端之才

名公增修五書詳節卷之二十八

